

5000册亲笔签名本与AI

林紫

收到猴面包树出版工作室编辑的消息时,女儿正巧在用我的手机交作业。“帮妈妈看一下,有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?”我说。女儿点开对话框,边读边说:“好消息,你的新书《爱孩子如花》本月即将出版……”还没等我接话,她突然又倒吸一口凉气、大呼小叫起来:“什么?!需要5000册亲笔签?!妈妈,我看这个消息不‘要紧’,但‘要命’——你会不会被累死呀?”

我大笑起来,冲着她挥挥胳膊,做了个加油的动作,说:“累是累,但不会死,之前几本书加起来,妈妈签过数万本呢,你看,是不是越签越精神?”

女儿摇摇头,说:“5000册,听起来就累人!你找个AI帮你签不香吗?AI连书都可以帮你写呢!”我也摇摇头:“不不不,写书和为读者签名,对我来说,都是很幸福的事,我可不愿让AI剥夺了我的幸福!”

女儿立即开启“青春期ETC自动抬杠模式”,连珠炮似的反问:“如果你把写书和签名的时间省下来,去旅游、逛博物馆、学茶道香道……难道不是可以得到更多幸福吗?”我窃笑:“知母莫过女,小家伙对我的幸福了如指掌啊……”

窃笑归窃笑,辩论还要继续几个回合,方能让青春期的娃尽兴。于是,我继续说:“幸福与幸福之间,不是替代关系,是并列关系。写完书、签完名,再去做别的喜欢的事,那种感觉很是畅快淋漓,妈妈真的很希望你也有机会体验体验呢!”

女儿做了个可爱的皱眉表情,摊摊手说:“那还是算了……我的MBTI(注:一种人格测试)人格类型是‘REST’(其实哪有这个类型,女儿分明是故意用‘休息’来表示‘偷懒’)——别选5000册亲笔签,就是500册,我光听听都要趴下呢……所以,妈妈,我估计你的人格类型是BEST(又是女儿编出来的类型,故意用‘最好’来揶揄妈妈),不然你怎么可能完成那么多5000册呢?”

我立马正襟危坐,仿佛回到了心理讲台上——26年来,我无数次被企事业单位和大中小学邀请讲授《压力与情绪管理》,每次都会分享一个经典的小故事。今天,终于有机会说给女儿听啦——

一只小闹钟,刚刚被钟表匠制作完成时,又神气又开心。它正憧憬着未来的日子,却听到旁边一只老钟说:“哼,别高兴得太早,接下来你每年都必须要走完3200万次!”小闹钟吓坏了,说:“天哪,这么多,怎么可能完成,我根本办不到!”眼看小闹钟越来越沮丧,这时,另一只老钟笑着说:“孩子,不用怕,你只需要每秒嘟嗒一下就好了。”小闹钟将信将疑,试着用第二只老钟教的方法,一秒一秒地嘟嗒下去,不知不觉,就过了一年又一年,走完了一个又一个3200万……

“所以,”趁女儿还没走神,我画龙点睛地结尾,“妈妈写书的时候,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写;签名时,就一本一本地签。不管写书还是签名,我都会想象我的读者就在眼前,而我,满怀诚意和感恩,跟他们一句一句地对话,一心一心地交换。这样做事,就有了生而为人的幸福;有了幸福,就不累了,做着做着就完成了。”

“那人们为啥还要发明AI呢?”女儿不甘心地问。

我眨眨眼,故作神秘地回答:“我猜是因为——发明AI这件事本身让发明的人有了幸福感。至于用的人,就各取所需、各美其美、好自为之吧。”

老同学相约来我家小聚,再三叮嘱,不想胡吃海喝,就想吃我做的面食,唯一要求是面食不能重复。做什么呢?思来想去,决定做菜饼——老家徽州的大菜饼,他们一定吃过。

徽州的菜饼,通常是指咸菜饼,是用当地腌制的雪里蕻加些笋丝,用烤、烙、煎方法做成的。我要做的菜饼,用的是青菜,如果是在老家,用冬霜打过的青菜更佳。先将青菜洗净切碎,不用余水拧去菜汁,直接用作菜馅,加入切碎的香菇,放入冻猪油、盐、调味料、麻油,用面皮包上,收口捏紧,做成大包状,然后放在平锅中,一边用手

背慢慢压成饼状,一边慢火反复翻煎两面,饼的菜馅与猪油受热后香气四溢,面皮被油烤出诱人的熟黄色。看见一个个直径15厘米、厚度达2厘米以上大菜饼起锅,老同学坐不住了,迫不及待地装盘,手撕嘴咬地大口吃了起来,连我准备的玉米糊、鸡蛋汤都顾不上喝了。

追溯古代,“饼”是各种面食的总称。水煮的为汤饼,火烤的为烧饼,笼蒸的为蒸饼。北宋黄朝英在《靖康杂记》中对饼有一段简明的概括:“余谓凡以面为食具者,皆谓之饼。”直到现代,饼才从面食的总称变为对圆形固体面食的称呼。

其实,包括烧饼在内的徽饼,都曾是历代徽州人当家立业、外出闯荡的主要干粮。徽州重峦叠嶂,土地贫瘠,人口众多,“七山一水一分田,一分道路加田园”。男人“前三不修,生在徽州,十三四岁,往外一丢”,早外出谋生,承担生活的重任。明清时期的徽商走向全国,往往背着一个口袋,里面装着一沓徽饼,带上家乡的茶叶和茶叶蛋,口渴泡茶喝,饿了饼来食。那年代,最耐带的徽饼有两种:咸菜笋饼和黄豆粉饼。一个咸而鲜,有好的口感,能满足长途跋涉身体对盐的需求;一个用黄豆粉拌猪油渣,香而耐饥。徽饼的食材全都取之于当地。在有限的土地上,当地人在小

觉得神奇又好玩,便深深记住了。那一年藏历新年,次洛从家里过年时供奉神灵的“代日卡”供桌上偷了苹果红枣等水果,也指使我同样偷了我家供桌上的水果,偷偷把这些水果种在萨日——雪豹山上,试图把雪豹山改造成花果山,为此他还偷来了他妹妹的

一只玩具猴,把它也种在了雪豹山上,希望长出一群小猴子,次洛觉得,这样,雪豹山就变成名副其实的花果山啦。

过了藏历新年,马上就要开学了,家乡铁卜加依然是一片深冬的景象:四野的山峰被茫茫白雪覆盖着,呼啸的寒风没有一刻休息的意

思,寒冷统领着这里的一切。次洛穿着厚厚的“擦日”羊皮袍,坐在自家家里土灶一侧,一边烤着火,一边啃着一根羊肋骨,等待着春天的到来,等待着种在雪豹山上的那些水果早点儿生根发芽,早点儿开花结果,也等待着从那只玩猴上长出一群活泼可爱的小猴子。在他的想象里,随着春天的到来,一座花果山就要在雪豹山诞生了。

次洛沉浸在想象之中,忽然想,等花果山上种下的水果开花结果了,等一群小猴子在山上打打闹闹的时候,还应该有个水帘洞啊!这样想着,他立刻想到了关宝东上的那个岩洞。

能不能把关宝东上的那个岩洞挪移到雪豹山上呢?次洛异想天开地这样想着,顷刻间热血沸腾,立刻从暖融融的土灶一侧站起来,急匆匆走出家门,冒着外面的严寒,径直朝着我

家跑来。他很想跟我商量一下,有没有把关宝东上的岩洞挪移到雪豹山上的可能。

次洛气喘吁吁地跑进我家,嘴里不断吐着一股股冬天才有的哈气,一见到我,就迫不及待地说出了他的想法。

他的想法,却瞬间把我打闷了。

“这个,没有这个可能!”等我把次洛的意思弄清楚后,看着他眼睛里被热情点燃起来的明亮的光芒,有些不忍地告诉他,他这个想法简直就是胡思乱想。次洛听了我的回答,大失所望,眼睛里火一样燃烧着的明亮顷刻间消失了。他说,按照他的想法,等把关宝东山上的岩洞挪移到雪豹山,他还想着再把“大河”里的河水引到雪豹山顶上,让“大河”从岩洞的顶端流下来,形成水帘一样的瀑布,这样,雪豹山就是一座完美的花果山啦。

1954年7月,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(今“北京外国语大学”)英文系毕业后,被分配到新华社从事国际新闻的翻译工作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,新华社出版一种内部刊物,名叫《参考资料》。每天出版

两期,分为上午版和下午版,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每天必读的

刊物。我所在的参编部翻译组,每天都要翻译大量外国通讯社播发的和外国报刊

刊登的新闻报道。每逢国际上发生重大事件,除了白天工作8小时,我还要加班

加点,有时从晚上7时加班到第二天凌晨,以便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。当时大家热情都很高涨,没人叫苦叫累。

我在工作中不断积累翻译经验,业务水平迅速提高,从一个普通的翻译工作者

晋升为高级职称的“译审”。60岁时,我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,返聘多年后,又到新华社新成立的音视频部工作,直到80岁才正式离开工作岗位。据我

粗略统计,工作期间,我自己翻译和校阅的稿件字数达到一千万字以上。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的领导同志得知我离开工作岗位后,还多次打电话到家里,邀请我去工作,我都婉言谢绝了。

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次工作任务是1957年9月,领导派我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讲话的笔译

工作。同行的有刘秉章和林楚平两位同志,林楚平和我负责笔译,刘秉章负责审校。当天下午,拉达克里希南用英语开始演讲后,负责新闻报道的曾建徽等同志将演讲录音用打字机打印出英文稿,交给我们翻译。笔译工作一直到当晚22时左右才完成。当我们结束工作即将走出怀仁堂时,意外地在怀仁堂楼下走廊遇见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。总理主动伸出手来,对我们说:“你们辛苦了!”我紧握总理的手,心情十分激动,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总理平易近人的作风令我终生难忘。

村庄里,有些东西是为大人存在的,比如田野、锄头、耕牛;有些是大人小孩都喜欢的,各有各

用,比如蚕、猫、兔子;而有些东西好像就是为孩子们存在的,比如蚂蚁、蜻蜓、蚱蚢,它们没什么用,但很可爱,大人是不感兴趣的,而孩子恰恰很喜欢。见到它们,孩子们总会很开心,世界因此就很好玩。

夏天,那些抖着翅膀在阳光下飞翔的蜻蜓,趴在树梢上声声叫着夏日的知了,提着灯笼在瓜棚下巡逻的萤火虫,撑着尖角在草地上匍匐前行的甲壳虫,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精灵,不经意间占据了我童年时光。

我蹲在路边,把一只死苍蝇放在一只蚂蚁旁边。蚂蚁闻了闻苍蝇,左转一圈,右转一圈,绕来绕去转了好几圈,还不时用触角去触碰苍蝇。过了好一会儿,蚂蚁不动了,盯着面前的苍蝇。它突然钻到苍蝇底下用头顶,竟顶了起来,跟踉跄跄走了几步后,又放下了。我猜想,它一定急于把苍蝇搬回洞去。要是我能帮帮它该多好。这时,正好附近有一只蚂蚁在闲转,我把它抓住,放在苍蝇旁边,让它们一起搬。可我想错了,我一放下它,它就匆匆跑了。想必这只蚂蚁正在散步或旅行,它坏了它的雅兴。那只蚂蚁很不甘心,围着苍蝇又转了几圈。这时,又一只蚂蚁出现了,他们用触角碰了碰,那只蚂蚁火急火燎地掉头就走。不一会儿就领着长蛇似的队伍急速奔来。短暂“磋商”后开始搬运,它们把苍蝇团团围住,推的推,拉的拉,苍蝇终于被搬动了。

夏天,是知了的天。乡下有一句谚语:“知了知了,新米饭到了。”此起彼伏的知了声里,稻谷飘香,农民就开始忙着割稻了。当第一声蝉鸣从树叶的缝隙和阳光一起倾泻下来时,小伙伴们用细竹丝编个圆环缠上一个网兜,绑在长竹竿上,兴奋地冲向小树林。我们站在树底下,屏息凝神,看准,猛地一罩,知了一飞,就被网兜兜住。“抓住了!抓住了!”我们几乎同时欢呼起来,小树林里瞬间充满了快乐。

知了有一对圆溜溜、乌黑的眼睛,活像两颗精巧光亮的珍珠。被捉后,它们大多呆若木鸡,雄的揪揪背上虽然会叫,却不再像在树上时叫得那么嘹亮。用一根细线套在它坚硬的颈部,像放风筝一样地玩。有时,小伙伴们也一起比赛,看谁的飞得更高。

蝴蝶,脂肪太重,不在我们所玩之列。蜻蜓不经玩,一会儿就垂头丧气。虫子中,我偏爱蚱蚢。蚱蚢天生具有大将之风,你看它那勇猛刚毅的豹头,还有上面那一双鼓鼓的虎眼,与《水浒传》里头的英雄好汉“豹子头”林冲有得一拼,是小虫里的第一条好汉。

月亮上山,蚱蚢提着弦琴上场了。我和小伙伴们会循着蚱蚢的叫声去寻找它们的藏身之处。蚱蚢听觉很灵敏,只要有轻微的响动,叫声就会戛然而止。我们屏住气息,与蚱蚢斗智斗勇,与蚱蚢比耐心,比较狡猾。等鸣叫声再次响起,我们突然打开手电,一只蚱蚢在手电筒发出的光束里一动不动。我把手指拢起来,掌心弓起,像个罩子,一跃而起,饿猫捕食般将蚱蚢捂在手掌下。

蚱蚢的品相有好有坏,我们精心挑选,将好的带回家,放进细竹筒中。与小伙伴斗蚱蚢,是童年一大乐事。斗蚱蚢时,常用一根蚱蚢草逗弄,一会儿它们就龇牙咧嘴,两根触须顶直,掀起翅膀上下震动,威风凛凛地发出“蚱——蚱”声。两只蚱蚢儿鸣叫着拧在一起,撕咬得难舍难分。最后,一只落荒而逃,另一只欢叫着乘胜追击。每一次蚱蚢的跳跃,每一次振翅,都牵动着我们的心弦。

除了蚂蚁,知了和蚱蚢,童年还有许多其他的昆虫伙伴。有虫子陪伴的夏天,欢腾热闹;有虫子陪伴的童年,快乐无忧。每一个鲜活的虫子犹如一首童谣,在心间缭绕。

胡圣宇

虫趣亦童趣

郭树清

艾草也称艾蒿,家乡崇明人也称香草,是乡野常见的多年生野生植物,它不择土壤肥瘠,凡有泥土和阳光的河边地头,都可见到它青翠勃发的身姿。逢了雨水的艾草,更是一个劲地疯长。初夏时节,它们亭亭玉立地扬起身躯,羽状般的叶,夹杂着一抹灰绿色,一阵风吹来,翻转出艾草背面的灰白,变幻在浓绿与灰白之间。

艾草的香味,在春天里是最浓的,那些新萌的嫩叶,沉默而不张扬,却有着惹人的草木香气。艾叶是一味芳香化浊的中药,有较强的清瘟解毒作用,东汉张仲景《伤寒杂论》中就有记载胶艾汤和柏叶汤。明代大医药家李时珍,将艾叶草列为治病良药,用于针灸能透诸经而除百病。艾草又被称为百草之王,研究表明,悬挂艾叶及燃烧艾叶的确有杀菌消毒的作用。入夏,江南地区空气潮湿,用艾叶、菖蒲慢慢燃烧烟熏驱蚊蝇效果更佳。过去在崇明岛乡间,到了夏夜,人们在院子里熏上艾草驱蚊虫,一家人围坐在木桌旁,摇着蒲扇乘凉,谈笑风生。

开花的草木是有香味的,无花的艾草和菖蒲也是暗香盈盈的,这香气,能让人感受到安康和顺遂。

周海民

郁金香花海(水彩画)

乾坤挪移水帘洞

龙仁青

刻休息的意

思,寒冷统领着这里的一切。

次洛穿着厚厚的“擦日”羊皮袍,坐在自家家里土灶一侧,一边烤着火,一边啃着一根羊肋骨,等待着春天的到来,等待着种在雪豹山上的那些水果早点儿生根发芽,早点儿开花结果,也等待着从那只玩猴上长出一群活泼可爱的小猴子。在他的想象里,随着春天的到来,一座花果山就要在雪豹山诞生了。

次洛沉浸在想象之中,忽然想,等花果山上种下的水果开花结果了,等一群小猴子在山上打打闹闹的时候,还应该有个水帘洞啊!这样想着,他立刻想到了关宝东上的那个岩洞。

能不能把关宝东上的那个岩洞挪移到雪豹山上呢?次洛异想天开地这样想着,顷刻间热血沸腾,立刻从暖融融的土灶一侧站起来,急匆匆走出家门,冒着外面的严寒,径直朝着我

家跑来。他很想跟我商量一下,有没有把关宝东上的岩洞挪移到雪豹山上的可能。

次洛气喘吁吁地跑进我家,嘴里不断吐着一股股冬天才有的哈气,一见到我,就迫不及待地说出了他的想法。

他的想法,却瞬间把我打闷了。

“这个,没有这个可能!”等我把次洛的意思弄清楚后,看着他眼睛里被热情点燃起来的明亮的光芒,有些不忍地告诉他,他这个想法简直就是胡思乱想。次洛听了我的回答,大失所望,眼睛里火一样燃烧着的明亮顷刻间消失了。他说,按照他的想法,等把关宝东山上的岩洞挪移到雪豹山,他还想着再把“大河”里的河水引到雪豹山顶上,让“大河”从岩洞的顶端流下来,形成水帘一样的瀑布,这样,雪豹山就是一座完美的花果山啦。

我在工作中不断积累翻译经验,业务水平迅速提高,从一个普通的翻译工作者

晋升为高级职称的“译审”。60岁时,我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,返聘多年后,又到新华社新成立的音视频部工作,直到80岁才正式离开工作岗位。据我

粗略统计,工作期间,我自己翻译和校阅的稿件字数达到一千万字以上。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的领导同志得知我离开工作岗位后,还多次打电话到家里,邀请我去工作,我都婉言谢绝了。

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次工作任务是1957年9月,领导派我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讲话的笔译

工作。同行的有刘秉章和林楚平两位同志,林楚平和我负责笔译,刘秉章负责审校。当天下午,拉达克里希南用英语开始演讲后,负责新闻报道的曾建徽等同志将演讲录音用打字机打印出英文稿,交给我们翻译。笔译工作一直到当晚22时左右才完成。当我们结束工作即将走出怀仁堂时,意外地在怀仁堂楼下走廊遇见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。总理主动伸出手来,对我们说:“你们辛苦了!”我紧握总理的手,心情十分激动,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总理平易近人的作风令我终生难忘。

村庄里,有些东西是为大人存在的,比如田野、锄头、耕牛;有些是大人小孩都喜欢的,各有各

用,比如蚕、猫、兔子;而有些东西好像就是为孩子们存在的,比如蚂蚁、蜻蜓、蚱蚢,它们没什么用,但很可爱,大人是不感兴趣的,而孩子恰恰很喜欢。见到它们,孩子们总会很开心,世界因此就很好玩。

夏天,那些抖着翅膀在阳光下飞翔的蜻蜓,趴在树梢上声声叫着夏日的知了,提着灯笼在瓜棚下巡逻的萤火虫,撑着尖角在草地上匍匐前行的甲壳虫,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精灵,不经意间占据了我童年时光。

我蹲在路边,把一只死苍蝇放在一只蚂蚁旁边。蚂蚁闻了闻苍蝇,左转一圈,右转一圈,绕来绕去转了好几圈,还不时用触角去触碰苍蝇。过了好一会儿,蚂蚁不动了,盯着面前的苍蝇。它突然钻到苍蝇底下用头顶,竟顶了起来,跟踉跄跄走了几步后,又放下了。我猜想,它一定急于把苍蝇搬回洞去。要是我能帮帮它该多好。这时,正好附近有一只蚂蚁在闲转,我把它抓住,放在苍蝇旁边,让它们一起搬。可我想错了,我一放下它,它就匆匆跑了。想必这只蚂蚁正在散步或旅行,它坏了它的雅兴。那只蚂蚁很不甘心,围着苍蝇又转了几圈。这时,又一只蚂蚁出现了,他们用触角碰了碰,那只蚂蚁火急火燎地掉头就走。不一会儿就领着长蛇似的队伍急速奔来。短暂“磋商”后开始搬运,它们把苍蝇团团围住,推的推,拉的拉,苍蝇终于被搬动了。

夏天,是知了的天。乡下有一句谚语:“知了知了,新米饭到了。”此起彼伏的知了声里,稻谷飘香,农民就开始忙着割稻了。当第一声蝉鸣从树叶的缝隙和阳光一起倾泻下来时,小伙伴们用细竹丝编个圆环缠上一个网兜,绑在长竹竿上,兴奋地冲向小树林。我们站在树底下,屏息凝神,看准,猛地一罩,知了一飞,就被网兜兜住。“抓住了!抓住了!”我们几乎同时欢呼起来,小树林里瞬间充满了快乐。

知了有一对圆溜溜、乌黑的眼睛,活像两颗精巧光亮的珍珠。被捉后,它们大多呆若木鸡,雄的揪揪背上虽然会叫,却不再像在树上时叫得那么嘹亮。用一根细线套在它坚硬的颈部,像放风筝一样地玩。有时,小伙伴们也一起比赛,看谁的飞得更高。

蝴蝶,脂肪太重,不在我们所玩之列。蜻蜓不经玩,一会儿就垂头丧气。虫子中,我偏爱蚱蚢。蚱蚢天生具有大将之风,你看它那勇猛刚毅的豹头,还有上面那一双鼓鼓的虎眼,与《水浒传》里头的英雄好汉“豹子头”林冲有得一拼,是小虫里的第一条好汉。

月亮上山,蚱蚢提着弦琴上场了。我和小伙伴们会循着蚱蚢的叫声去寻找它们的藏身之处。蚱蚢听觉很灵敏,只要有轻微的响动,叫声就会戛然而止。我们屏住气息,与蚱蚢斗智斗勇,与蚱蚢比耐心,比较狡猾。等鸣叫声再次响起,我们突然打开手电,一只蚱蚢在手电筒发出的光束里一动不动。我把手指拢起来,掌心弓起,像个罩子,一跃而起,饿猫捕食般将蚱蚢捂在手掌下。

蚱蚢的品相有好有坏,我们精心挑选,将好的带回家,放进细竹筒中。与小伙伴斗蚱蚢,是童年一大乐事。斗蚱蚢时,常用一根蚱蚢草逗弄,一会儿它们就龇牙咧嘴,两根触须顶直,掀起翅膀上下震动,威风凛凛地发出“蚱——蚱”声。两只蚱蚢儿鸣叫着拧在一起,撕咬得难舍难分。最后,一只落荒而逃,另一只欢叫着乘胜追击。每一次蚱蚢的跳跃,每一次振翅,都牵动着我们的心弦。

除了蚂蚁,知了和蚱蚢,童年还有许多其他的昆虫伙伴。有虫子陪伴的夏天,欢腾热闹;有虫子陪伴的童年,快乐无忧。每一个鲜活的虫子犹如一首童谣,在心间缭绕。

胡圣宇

虫趣亦童趣

郭树清

艾草也称艾蒿,家乡崇明人也称香草,是乡野常见的多年生野生植物,它不择土壤肥瘠,凡有泥土和阳光的河边地头,都可见到它青翠勃发的身姿。逢了雨水的艾草,更是一个劲地疯长。初夏时节,它们亭亭玉立地扬起身躯,羽状般的叶,夹杂着一抹灰绿色,一阵风吹来,翻转出艾草背面的灰白,变幻在浓绿与灰白之间。

艾草的香味,在春天里是最浓的,那些新萌的嫩叶,沉默而不张扬,却有着惹人的草木香气。艾叶是一味芳香化浊的中药,有较强的清瘟解毒作用,东汉张仲景《伤寒杂论》中就有记载胶艾汤和柏叶汤。明代大医药家李时珍,将艾叶草列为治病良药,用于针灸能透诸经而除百病。艾草又被称为百草之王,研究表明,悬挂艾叶及燃烧艾叶的确有杀菌消毒的作用。入夏,江南地区空气潮湿,用艾叶、菖蒲慢慢燃烧烟熏驱蚊蝇效果更佳。过去在崇明岛乡间,到了夏夜,人们在院子里熏上艾草驱蚊虫,一家人围坐在木桌旁,摇着蒲扇乘凉,谈笑风生。

开花的草木是有香味的,无花的艾草和菖蒲也是暗香盈盈的,这香气,能让人感受到安康和顺遂。

周海民

郁金香花海(水彩画)

麦地里套种黄豆,在黄豆地里套种玉米,这种复种套用的办法,极大地提高了徽饼制作食材的利用率,满足了长途跋涉既方便吃,又吃饱的需要。可见,徽州人生平的每个节点,都和面饼有着渊源,这种地域文化

与饮食文化同生共荣的表现,造就了整个徽州文化鲜明的特征。

如今,徽饼早就不是为了简单的果腹。食材的不断丰富,食欲的极大贪婪,派生出新的徽饼种类。从我懂事起,就跟着大人学做大菜饼,为的是吃个新鲜爽口。同时,一些方便且耐饥的传统徽饼也逐步淡出餐桌。我们所能做的,就是想方设法地记住徽饼,留住它!

美食

七夕会

七夕会

